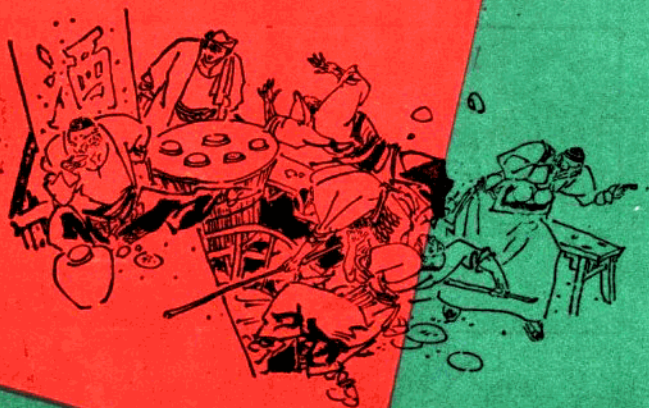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故事会

GUSHIHUI 上海文艺出版社

武林传说专辑



故事会 武林传说 专辑

毛和尚巧难恶班主·····	1
天下无敌·····	4
智服屠夫·····	9
王聪儿巧服“刘关张”·····	13
“盖江南”茅屋遇奇人·····	18
复仇记·····	21
巧走梅花桩·····	24
郭素凤打擂除恶徒·····	26
杨三下山·····	30
强中更有强中手·····	33
王征南力降两条龙·····	36
孙吉祥力惩恶和尚·····	39
骆荣仁打擂·····	43
神拳王五·····	47
“去吧!”·····	51
白瑛打擂·····	55
杨露禅学艺陈家沟·····	60

武林传说专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字数 55,000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50,000册

书号: 10078·8691 定价: 0.28元



老和尚巧难 恶班主

河南 方 立 搜集整理

据说，清末民初之时，徐州云龙山兴化寺，有一位武功高强的老和尚。这老和尚收了一个徒弟，年方九岁，因其年龄尚小，未曾传授武艺，每日里只教他练指功。这一练，就是两年。

这天，小和尚闲着无事，趁老和尚外出之机，偷偷溜出寺来，下山玩耍。到了山下，只见乾隆行宫前的空场上，有个马戏班子正在演出，围观的人摩肩接踵，把个戏班子围得水泄不通。小和尚仗着自己个子瘦小，硬是从人缝中挤进了场中。一看，一个女艺人正在走钢丝，她那精湛的演技，不时搏得人们阵阵喝彩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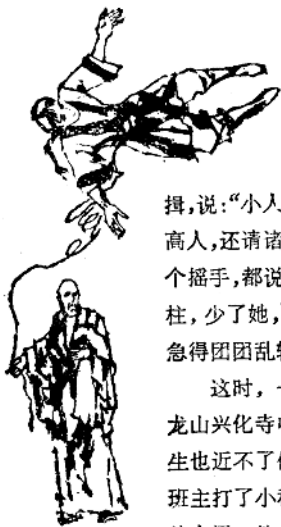
小和尚人小，好奇心强，暗想：俺练了两年指功了，每日只掐些木棍，不知能不能掐断这钢丝？想着，他伸出右手两指，运足气，只听“啪”一声，钢丝断为两截，那走钢丝的女艺人一个倒栽葱，摔了下来。人们不知内里，只当是演砸了，一阵哄笑，大喝倒彩。

马戏班主本来见人们兴致很高，正暗自高兴，不料竟出了事。他用目光一搜寻，见小和尚正高兴得手舞足蹈，便走过去问：“这钢丝是你弄断的吗？”小和尚不知厉害，高兴地说：“嘿嘿，我只用两个指头轻轻一掐，就掐断了。”班主不由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哪儿来的小秃驴，敢来撒野，坏我的衣食？”说着，照准小和尚的光头打了一巴掌，喝道：“还不快给我滚！”这一巴掌不要紧，直打得小和尚的头象要炸开来似的，奇疼难忍。没办法，小和尚

只好双手抱头，哭叫着跑回寺中。

老和尚见小徒弟这般儿模样，便问：“徒儿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为何这副狼狽相？”小和尚不敢隐瞒，呜呜咽咽地向师父述说了事情的经过。老和尚骂道：“打你不亏，谁让你狂来？就这一巴掌，值得如此啼哭？”小和尚只是叫疼。老和尚暗想：只打一巴掌，如何能这般疼？怕是有暗器？他把小和尚唤到跟前，仔细一看，小和尚头上竟钉着七枚梅花针。老和尚大怒，骂道：“这人好狠心，竟对小小顽童下这般毒手。”他忙替小和尚起出针来，又取过一个葫芦，倒出些药粉，给小和尚敷上，叫他好好休息。

当下，老和尚身带软索，亲自下了山。他见马戏班还在那儿，那个女艺人又在表演“上山”，于是便在离场子数丈开外站定，取出软索，抛将过去。不偏不倚，软索正套在女艺人身上，没容这女艺人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老和尚这里只一扯，便把女艺人扯了过来，夹在腋下，转身飞步上山。为了防止女艺人叫喊，老和尚边走边用蒙汗药浸过的手帕捂在她的嘴上，她顿时昏了过去。



再说那马戏班正演到好处，“刀山”上的女艺人突然不翼而飞，班主大惊失色，众人也都愕然。待得大家回过神来，四下一看，哪里还有女艺人的影子？班主知道遇上了高手，忙向观众作了个罗圈揖，说：“小人初到贵方宝地，礼数不周，不知得罪了哪位高人，还请诸位爷们指点迷津，小人感恩不尽。”人们一个个摇手，都说“不知道”。班主急了，那女艺人乃是班中台柱，少了她，马戏班岂不散伙？班主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乱转，不知所措。

这时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提醒班主说：“听说云龙山兴化寺中有一个老和尚，武艺高强，二三十个年轻后生也近不了他的身，只是多年来从未见他出来过。刚才，班主打小和尚，会不会是老和尚下山了？”班主一听，恍然大悟。他是久闯江湖的人，自然也有一身好功夫，本想



带上徒弟们去和老和尚争斗一场，但又想到老和尚能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一个大活人凭空盗走，以前别

说没见过，连听也没听说过。看来，老和尚本领必然在自己之上。为了救回“摇钱树”，班主只好请了附近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并打点了一份厚礼，一起去求老和尚还人。

一行人到了寺中，先给大佛烧香上供，然后进了禅堂。只见那位老和尚正在闭目打坐，班主不敢惊动他，只好耐心静等。等了足足有一炷香的工夫，老和尚才睁眼问道：“何方施主，有何贵干？”班主连连叩头道：“老活

佛，弟子有眼无珠，不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冒犯了高徒，前来赔礼。”说完，膝行几步，呈上礼单。

老和尚看也不朝礼单看一眼，拂袖问道：“你就是那班主？”“弟子便是。”“我观你也是久闯江湖之人，怎不懂‘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’之古语？山下之事，实是我家徒儿不好，你若打他三拳两脚，教训他一番，也未尝不可；或是上山找我，我也会严加管教。然你却天良丧尽，竟对一个乳臭未干的顽童下这般毒手。若不是我看出内中奥妙，不出三日，他就要活活疼死。你于心何忍呢？”班主一听，连连叩头说：“老佛爷息怒，弟子知罪了。”同来的几位老人也着实数落了班主一番，而后又替班主求情，请老和尚放人。

老和尚微微笑道：“兴化寺乃是我佛如来的道场，我这清静禅堂，三尺女童尚不得入内，怎能容得这女子？”众老者与班主又赔了许多好话，老和尚才说：“我若和你一般见识，定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别说你一个，就是

让你十个、八个，谅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”他边说边从袖中掏出一个核桃般大小的钢球，用两个手指一捏，只听“叭叭”一声响，钢球裂成碎瓣。班主吓得瞪目结舌，暗想：幸亏没敢动武，若不然，我连性命都难保啊！

老和尚对班主说：“我只不过要让你知道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之上有人；身怀绝技之人，如果恃强凌弱，以力欺人，必然没有好下场。既然你已知罪，可去苏姑庙神台下寻那艺人。寻到后，在她脸上喷些凉水，自然无事。”

班主千恩万谢，与众老者辞别老和尚，离了兴化寺。果然，在苏姑庙的神台下，他们找到了那个女艺人。

这事儿很快哄动了徐州全城，无数好奇的人蜂拥上山，想见识见识这位老和尚，可老和尚师徒两人已不知去向。以后，再也没人知道他们的下落。

邵 衡 讲述

流传在徐州一带

（插图：袁银昌）



天下无敌

福建 方 华 搜集整理

清朝末叶，闽浙交界一带拳风大盛，到处设拳馆，争相请拳师。

这些天，从浙江平阳过来一个人。此人姓王名铁骨，长得腰粗膀阔，眼若铜铃，一张脸膛又红又黑，光看那个架势就有三分吓人。更令人骇怕的是，他挑着一副铁箱，箱上横着两只铁锤，要吃要喝之时，他一不向你求乞，二不开口说话，只要进店把铁担往你柜台上一搁，全新的柜台会“咔咔”响，稍旧的柜台顷刻歪斜塌陷。因而，沿街店号知道惹他不起，总在他未曾撂担之时，便抢先把羊羔美酒摆到他面前了。

不过，说起来也奇怪，这么厉害的人，就是没人请他教馆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有二：一是他长相怕人，脾气凶暴，人们怕吃他的亏；二是他的扁担头前挂着一块铜牌，上面刻着四个漆金大字：天下无敌。人虽长得武相威猛，铁担也证实他的厉害，但功夫到底如何，未曾见识。若果然天下无敌，自然是好；若蛮而功浅，又有那么一块牌牌，四方高手岂不找他较量？谁请他，还不惹个鸡犬不宁？所以连日来，他走村串巷，辗转长途，也没有遇到一个敢和他比试的高手，找不到一个雇主。他心中好不得意，禁不住哈哈大笑，一路行来，高声叫喊：“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蛟龙，惊天下无敌来也——”真个张飞再世、武松重生的味儿。

一日，他路过一个地方。山上山下有两个村子：山下大村有五百余户人家，山上小村只五户人家。有趣的是，山上小村有个村名，叫“天下一”。听过路人说，那小村风水好，出过武状元，皇上曾钦赐它“武功天下第一”，故而得名。王铁骨闻听此言，心里喜煞了。哈哈，终于找到一个对手啦！老子天下无敌，它天下第一，不较量较量还行？他把铁担挑进了天下一村。

刚进村口，王铁骨便看见一堵塌了半截的屋墙上，有人用木炭歪歪斜斜地写了四个斗大的字——天下第一！呸！王铁骨决心找此人比试比试，决个雌雄。

他挑着铁担大踏步冲进那幢破屋。扁担落处，中厅的八仙桌咣啷一声，四脚趴下了。响声惊动了内屋主人，出来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。老人一看架势便知来者不善，忙不迭地给王铁骨端茶递烟。

王铁骨叉开双腿，腰巾一摆，问二老：“呔，打问一下，此地可有个‘天下第一’？”两位老人秉实相告：“有，有。”王铁骨指着老丈，嘴唇一翘，说：“那好，请你通禀一声，就说我要见见他！”老汉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？他已经死了八百多年啦！”这下子王铁骨火了，一脚踢翻椅子，揪住老人的衣领说：“你骗人！那墙上的乌炭字，也是八百年前写的？你说，那是谁写的？不老实，看我敲断你的老骨头！”老人没法，只好照实相告，说那字是他的孙子写的——小孩子听老辈人说故事，一时兴起，乱涂的哩！他才十四岁，跟一个老羊倌学放羊。老人请王铁骨一定手下留情。

王铁骨眉头一皱，心里打了个转：既然进了天下第一村，不把他们的



祖传威风扫一扫，也有损我天下无敌的威名。于是他便宽宏大量地坐下来，说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待比试之时，俺让他‘打桩’得啦。”“什么什么？你师傅要同我小孙儿比试？”二老听罢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跪下给王铁骨叩头：“英雄哪，好汉哪，那可万万使不得呀！我们儿子不幸早逝，膝下唯这小孙儿一条根哪，您师傅好汉不跟妇人斗，大人

不计小孩仇，就、就饶了他吧……”

老夫妇百般求情，王铁骨心机一转：也是，打败一个无名小子，实在也有失自己身份。于是他提出条件：不比试也可以，但要在村口摆下香案，杀全猪全羊犒劳他；由村里有身份的人带头，当场铲除村口那“天下第一”四个字；再有，全村人放鞭炮跪送他下山。

二老连连叩头，表示应允。

那一夜，王铁骨吃了老夫夫妇的大公鸡，喝了陈年老酒，乐滋滋、昏沉沉地睡着了。他做了个梦：阵阵牵山响的锣声，闹哄哄的人声，好不热闹……嘿，大伙儿恭恭敬敬地跪着，头顶香盘送他哩……正当好梦正酣之时，他被催醒了。二老向他恭禀：外面已日出三竿，不但本村倾村出动，就连山下大村也来了大批人，大家都想一睹师傅风采；猪羊已杀好，香案已摆毕，只等他天下无敌大师傅出场见面了。

王铁骨好不得意，跑出去一看，果然如此。他返身挑起铁担，迈开虎步，一摆一摆地向香案前走去。二老搬动太师椅，让他在正中坐定。

此时，人群一阵骚动，只见一位腰间扎着一条草绳的少年，蹦蹦跳跳地进了场，他的身后跟着一位粗布短打的老汉，腰插烟杆，神情严峻地来到香案桌前。

老汉抱拳向王铁骨施了一礼，又向四周的人们施了一礼，朗声说道：

“众位乡亲，俗话说，规矩可立不可破。本村虽小，骨气犹存；谁人欲损我一土，欺我一人，必欲与我村人先行比试。若胜，照章相送；若败，倒立称父。前因我老汉管束不严，童子占石猴无知，妄书‘天下第一’，故此获罪无敌师傅。事出无奈，只好照章行事——”

王铁骨霍地站起，说道：“宝刀不斩豆腐，好汉不斗童妇，请派村中高手。”

老汉道：“村人有约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”

少年说：“嘻，我是‘天下第一’，你不敢比了？”

王铁骨恼羞成怒：“是比死，还是比活？”

老汉说：“既然比试，死活就由天了。”

比试开始，照样礼让一番。小石猴说，无敌师傅是客人，应该让他“打桩”，可先下手；王铁骨执意不肯，以为有失自己身份。争执结果，老汉主持，按规矩办事：客家“打桩”，主家“坐桩”，不分长幼。

这时，王铁骨退到百步之外，准备进攻；小石猴一机灵，“卟”地跳上太师椅，抱拳曲腿等候。王铁骨一看，肚里暗笑：可惜一个小生命！

全场鸦雀无声。

王铁骨抱拳一揖，腰劲一抖，一声山摇地动的猛喝，按拳路打了第一局，到达离小石猴七十步之遥。王铁骨刹脚一看，小石猴蹲在椅子上，咧嘴嘻嘻笑，好象看热闹。心想：真是无知毛猴，死都不怕！

场外发出小小的议论声，不知说些什么。

王铁骨又一个坐马式，开始进入第二局。他的拳法确实好，拳脚利索，弹跳无声。看客们只觉得眼



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一阵落地旋风，收脚立定之时，王铁骨距小石猴只有三十步之远了，可对方依然毫无动静。王铁骨不觉惊诧：这个小东西，到底拜的哪门师，学的何方拳，为何一点也不防备呢？莫非他有什么神仙妙术？嘿，怕他作甚！他就是浑身是铁，俺只须两个指头，就能把他轻轻一捏，扔到山下！

场上围观的人却憋不住喊出声来了：“石猴，石猴，你该使法子啦！”

小石猴还是蹲着，似乎压根儿就没听见，王铁骨真怀疑他吓傻了。

“呸！”王铁骨飞脚拍腿，开始打最后一局，“鹁子翻身”，“蟒蛇绞树”，“猛虎扑食”……呼地一声，眼看离小石猴只有十步之距了——

全场惊呼：“石猴！坏啦——”

王铁骨声威并下：“来啦——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小石猴接过王铁骨的话尾声，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“劈扑！”“啊——”

谁倒了？谁倒了？人们纷纷睁眼看，惊魂乍定之时，只见王铁骨双手抱着眼睛在地上打滚。

这时，粗衣短打的老汉向王铁骨走去，伸出双手扶起了他。老人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大兄弟，武林中有句老话：功深德益高，童叟应无欺，莫谓强中手，还有意外人。睁开眼，下山去吧！”王铁骨听了头也不敢抬，连滚带爬地向山下逃去了，他的铁担、铁锤，还有那块“天下无敌”的铜牌，也不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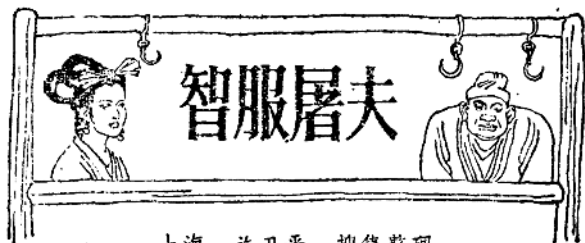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围住了小石猴：“傻小子，你用什么神仙法呀？”

小石猴摊开右手：手心里是一粒拇指大的卵石。老汉顺手拣起一块土团，向空中抛去，小石猴俯身闪电般地从跨下扔出卵石——土团在空中炸开了。

老汉说：“这是打羊角的百日之功。”

全场人恍然大悟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叶旦桥）



上海 施卫平 搜集整理

传说早年间，江南一个小镇上，住着一家姓王的，只父女俩，女儿叫秀英，父亲是一个长期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。秀英自小死了娘，在父亲的一手指点下，她每日闻鸡起舞，与父亲的三个徒弟一起，冲拳踢腿，演练武功；而且每日练毕进家门时，按父亲的指点，必向门前三棵碗口粗的小树擦起三拳，飞起三脚。

十年下来，门前这三棵小树已长成了参天大树，秀英那与树俱增的武艺也越发纯熟了，无论套路练习还是技击散打，她演练起来总是步法灵活，手脚迅疾，时而双脚落地生根，腰若转磨，时而如蜻蜓点水，闪转腾跃。柔时如风摆弱柳，刚时若金刚捣捶。看外貌文静秀气，而其实她苦练出来的那副钢筋铁骨，早已不在她父亲的那三个徒弟之下了。

俗话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一转眼，秀英就到了出嫁年龄。父亲虽说舍不得，不过还是选定吉日把女儿嫁了过去。

秀英的男人是小镇上开肉铺的。临嫁那一天，父亲把女儿叫进房里，说：“秀英啊，你自小死了娘，这十多年来，你与爹相依为命，爹对你照顾得不够，你可要原谅爹爹啊！”秀英本来要离开爹爹已够难过的了，再听爹说这番话，眼泪禁不住“扑簌簌”地掉了下来。父亲疼爱地抚摸着秀英的头，嘱咐说：“孩子，别难过，我向乡里人打听过，那后生人品不错，就是脾气急躁了点。你嫁过去后，说不定他遇事不顺心的时候会向你发脾气，你就忍着点；他若动手打你，你可千万不能还手啊！你是练过武功的，出手会伤了他。千万记住，我们练武之人功夫深浅乃是次要的，最讲究的还是武德。知道吗？”

秀英记住了父亲的话，嫁到夫家以后，果然是时时小心，处处注意，孝敬公婆，体贴丈夫。每日里总是早起晚睡，烧火做饭缝衣服，给公婆侍汤弄水，一手操持家务。公婆看着手脚勤快的好媳妇，逢人就夸。

按说，秀英在婆家是很舒心的了。否！坏就坏在那个当屠夫的丈夫的脾气，确是火爆得很。新婚燕尔之时，待秀英倒不错，可时间长了，他的火爆性子又上来了，外面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就回家来闷头喝一通酒，喝得脸红耳赤性子起了，拉过秀英劈头盖脑的就是一顿打，把气都发在秀英身上。到后来，竟是三天两头地打，连秀英的公婆过来劝说，也无济于事。秀英牢牢记着父亲的话，每逢挨打，总不还手，只是默默地将功夫运起，保护着被打之处。事情过了，她照样孝敬公婆，体贴丈夫，只是夜里躺在床上，想起自己和父亲相依为命的情景，就止不住偷偷地流泪。

有一次，那屠夫回来，又是喝得醉醺醺的，将秀英好一阵打。秀英心里实在气啊！可想想父亲的话，怕还手伤了男人，只得作罢。第二天，待丈夫出去以后，秀英忍不住偷偷地跑回家，在父亲身边哭了一场。父亲望着女儿，沉吟片刻，心中有了主意。只见他走出房，把三个徒弟喊到家中，又把秀英也喊拢来，对他们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。

第二天早市，小镇上人来人往，热闹极了，屠夫肉铺里生意也很兴隆，只见他一边招呼着顾客，一边给顾客切肉斩排骨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时，镇西边的小河里，驶来一只小木船。船一靠岸，“噌、噌、噌”跳上来三个和尚，念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一齐朝镇上走来，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，手里竟还托着一只二尺来高的石头狮子。啊，霸道的和尚又来了！人们纷纷向两边退让。

原来，这小镇上经常来一些手托石狮子的和尚，他们到各个店铺化缘。说是化缘，其实是强行敲诈，如果哪个店家不给钱或给得少了，那些自恃有一身功力的和尚便将石狮子往柜台上一抛，砸了店铺而后再扬长而去。遇到这些和尚的店家，只好自认倒霉。眼下，这三个和尚向镇上走来，自然又是敲诈来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那三个和尚不进其它店铺，却偏偏径直朝屠夫那家肉铺走去。

“喂，杀猪的！”和尚一声高喝，正在里边忙着的屠夫吃了一惊，回头一

看，啊，恶和尚来了！屠夫知道这几个和尚武艺高强，惹不得，只好压着火气从柜台内摸出一把碎银递过去，强装笑脸说：“师父，这点香火钱……”

“收回去！收回去！”其中一个和尚朝他挥挥手，说：“杀猪的，今天饶了你，只要你给我切三斤肉，要夹精夹肥的！”屠夫一听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：谢天谢地，今天老天开眼，只要我三斤肉。他连忙拿起肉斧，称了一块最好的，用荷叶包好，递了过去。

没想到伸手来接肉的是另一个和尚，他看了一眼荷叶包，说：“不行，这夹精夹肥的肉不好吃。杀猪的，换三斤纯精肉！”屠夫一听这话，放下的心又吊了起来：今天这事儿怕是不好办了！屠夫火爆性子又要上来了，可看看和尚手里的石狮子，只好忍气吞声地又切了一块纯精肉，照样用荷叶包好，递了过去。

却不料，第三个和尚一把夺过肉，骂道：“师兄你们是怎么了？我们出家人向来是不吃肉的，你们要它干什么？”说罢，将肉向屠夫扔过来。只听“叭”一声，那块好端端的纯精肉居然被摔成肉浆，将屠夫溅了一脸肉末。

屠夫哪里受过这般污辱？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咬着牙抄起肉斧，“啪”一下照准和尚的头飞过去。那和尚眼明手快，身子一让，伸手接住了那把锋利的肉斧，说：“你这小子好大胆，想跟我们较量？你这斧头摔在我们头上

还不要紧，这里还有这么多人，被你劈死了怎么办？”说着，便把石狮子往肉台上一扔，又搭上一只手。只听“轰”一声响，肉台立刻瘫倒在地。“我看你是不想开店了！”

肉台砸了，来买肉的人都跑光了，生意还怎么做？屠夫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。秀英正在家里缝衣服呢，见丈夫神色不



对，连忙迎上去问：“官人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屠夫没好气地哼了一声，一言不发地进屋找酒喝。可他经不住秀英再三追问，就把刚才和尚砸肉铺的事儿说了出来。

秀英一听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：“噢，官人往日打起我来都是很凶的，今日怎么连三个和尚也不能对付？去，我跟你一道去，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本事。”说罢，抓起丈夫的手就走。

“呸！你们女人家有什么用！”屠夫又想发野了，狠狠地一甩手，想甩开秀英。怪！今天秀英的手怎么那么有力？平日风扶弱柳般的妻子拉着他走，居然好象一个大汉牵着一只小羊羔似地轻而易举，他不得不跟着秀英往肉铺走去。

来到店里，三个和尚竟还没有走。秀英二话不说，走过去竟象老鹰捉小鸡一样，将三个和尚揪着领子一个个摔出店门；又撩起一脚，那石狮子顷刻飞出去，落在了和尚身边。“啊！”围观的人群里立时传出一阵惊叹声。

这场好戏实际上是秀英父亲出的主意，这三个和尚就是他的三个徒弟假扮的，可站在一旁的屠夫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奥妙？他望着那三个灰溜溜远去的和尚，早已吓得一身冷汗：想不到秀英居然有这么高的武功！我以往这么狠地打她、骂她，而她有这么高的武功却从来不还手，从来还不口；平日里孝敬公婆，对我又这么体贴……想到这里，屠夫不由得一阵脸红。

从此，屠夫再也不打骂秀英了，小两口恩爱爱，白头到老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陈伟东）

《妈妈讲故事》“六一”将与读者见面

“故事会丛书”之一，《妈妈讲故事》即将出版发行。该书收入中外各种类型的幼儿故事、笑话近百则，孩子们热爱和尊敬的孙敬修爷爷特为此书撰写前言。为了帮助家长们讲好这些故事，书中每则作品后面均附“提示”，在内容和语言方面向孩子提出一些具体要求。

欲购者可与当地新华书店联系，或直接汇款至上海文艺出版社邮购部。每本定价0.82元，挂号另加0.12元。

王聪儿巧服

“刘关张”

上海 张德亮 搜集整理

清朝嘉庆初年的一天傍晚，白莲教的兄弟姐妹们聚集在湖北襄阳县黄龙档关帝庙内，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总教师齐林回来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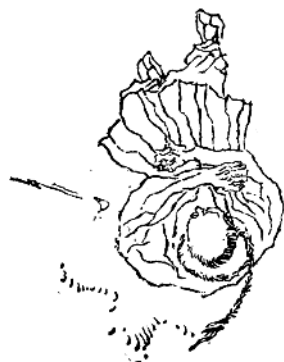


突然，齐林的大徒弟姚之富飞奔进来告诉大伙，齐林因叛徒出卖，在楂树岗中了捕快的暗算被擒，壮烈牺牲。噩耗传来，大伙都失声痛哭起来。姚之富连忙说：“大家且慢啼哭，清朝狗官杀了齐大哥后，已连夜调兵遣将前来捉拿我等，估计明天下午就到此地。”大伙一听更加慌乱了。

正在这时，又见一人踉踉跄跄而来，一进门就跌倒在地。众人上前扶起一看，原来是齐林的二徒弟李全。只见他满身血迹，右臂上插着一把匕首，上面有一张纸条。姚之富拔出匕首，取下纸条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齐林归西去，无人统义军，明晨卯
时许，俺仨来取印。

刘关张



大伙一看，大惊失色。

原来白莲教中，有许多支教，各派自成一体，另立门户。这“刘关张”，就是“弘阳教”当家“金镖王”关大寿、“混元教”当家“虬髯公”刘启荣和“老官斋”当家“飞天豹”张汉潮。他们三人自称桃园结义刘关张。两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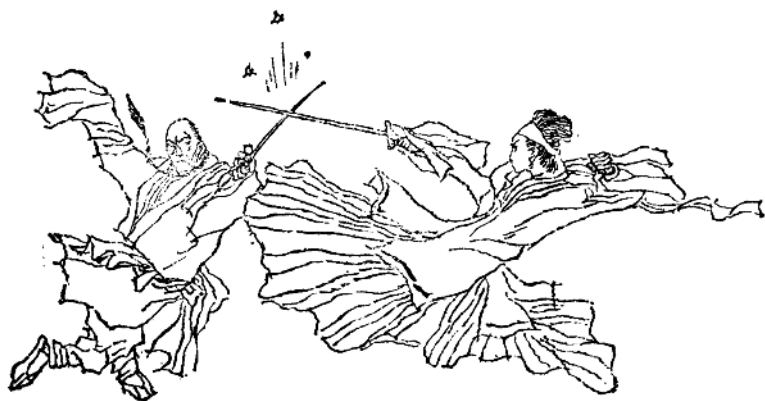
前他们自恃武功高强，不服齐林管辖，结果与齐林比武时，败在齐林的“武当混元刀”下。他们认为这是奇耻大辱，从此耿耿于怀；如今他们听说齐林已死，八路军无人统兵，便下山抢夺襄阳义军帅印来了。他们刚下山，恰巧遇见李全，便上前动起手来。李全哪是他们的对手，身中两刀，连夜逃回报信。

大伙一听，气得破口大骂“刘关张”不讲义气、趁火打劫，纷纷嚷着要和他们拚了！这时，有人担心地说：“明天一早他们要是来，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何况明天下午清兵前来洗村，谁带领我们抵挡呢？唉，我们起义到底能成吗？”

“能！”随着一声清脆声音，突然有个女子出现在庙门口。

大伙定睛一看，只见她约二十上下年纪，穿了一身孝服，脸上虽然还隐隐留有泪痕，但两只眼睛却依然射出坚毅的光芒。她就是与齐林结婚才半年的妻子，武当侠女王聪儿。今天她从娘家回来，路上听说齐林被害，悲痛欲绝，但又怕军心不稳，因而强忍悲痛，连夜赶回黄龙档。

大伙一见王聪儿，都悲伤地说：“大哥他……”王聪儿点点头道：“我都知道了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得快想法子对付来犯之敌，为大哥报仇！”随后她立刻作出决定：提前举旗起义，传令八乡教徒，明天一早到关王庙前祭



旗誓师，出兵攻打襄阳。

这时，掌管印信的王廷诏双手捧印，问道：“明天‘刘关张’要来抢印，如何对付？”王聪儿紧蹙双眉，沉思片刻道：“‘刘关张’明天让我来对付吧。”大伙说：“他们技高手狠，大嫂你要多加小心！”王聪儿道：“请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关王庙前的两根旗杆上，“襄阳黄号”和“王”字两面锦绣大旗冉冉升起。旗下，白莲教众头领一字排开，王聪儿青巾包头，长长的黑发束在脑后，胸佩白花，腰挂宝剑，足蹬乌靴，脸上带着悲怆的神色，缓缓走向大旗。她手捻三炷香，向天默祝道：愿义军此去荡除清妖，匡扶白莲，拯救万民。

她刚祝祷完，突然听到脑后传来“铮铮”两声响，两支金镖插在她面前旗杆的石墩上。王聪儿急转身，只见大旗绳索已被金镖打断，两面锦旗滑下旗杆。紧接着，从关帝庙屋檐上飞下三个人来。来者正是“刘关张”。

王聪儿心想：来得好快呀。她忙上前打拱道：“久仰‘刘关张’三位大名，不知为何打断我旗索，使我军出师不利？”

三人中大哥刘启荣上前一步，打量了一眼王聪儿，说：“你想必是齐大嫂吧，告诉你，两年前，我等三人败在你夫的‘武当混元’刀下。他在时，我们甘拜下风；如今他死了，这八路义军，理应由我们挂印指挥，识时务者快把印信交出来吧。”

王聪儿平静地说：“齐大哥不幸捐躯，兄弟们托我代管帅印，你们要我交印，那要问问兄弟们是否答应。”刘启荣怒吼道：“有不服气的，请站出来比试比试！”王聪儿说：“不劳兄弟们动手，就由我来奉陪吧。”刘启荣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一个小女子要来送死？我若伤了你，岂不叫人笑话！”王聪儿道：“我怕你是不敢比吧！”“哈哈……不敢？我是怕你不知好歹，白受苦恼，也罢，你既要比，咱就比一下吧！三十招内，你若胜了我，我便尊你为总教师；如不胜，请让印于我。”王聪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。一言为定，不知哪一位先赐招？”

这时，黑铁塔似的“飞天豹”张汉潮跨前一步，说道：“不劳大哥动手，让我先领教吧。”说完将外衣一甩，露出一身皂黑紧身衣裤，凝神屏气，足尖里